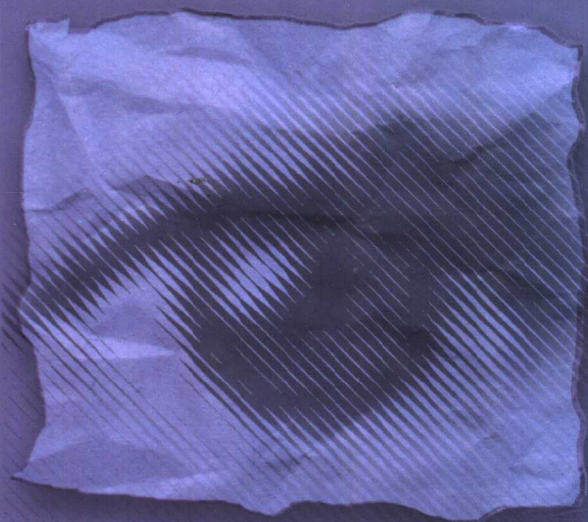


海外华人华裔作家佳作系列

韩素音(英)著

沈大力 马清文 译

明天的眼睛



华 文 出 版 社

明 天 的 眼 睛

(英)韩素音 著

沈大力 译
马清文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天的眼睛 / (英) 韩素音著; 马清文, 沈大力译.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9.6

ISBN 7-5075-0744-0/I·220

I. 明… II. ①韩…②马…③沈… III. 散文 - 作品集 - 英国 - 现代 IV. 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8) 第 26963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传真 (010)63096781 电话 (010)66063891

网址: <http://www.hwbs.com>

电子信箱: huawendu@public.bta.net.cn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50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5000 册

定价: 18.00 元

目

明天的眼睛

上篇.....	3
中篇	22
下篇	37

录

老虎与蝴蝶

回忆周恩来	49
亚洲的社会变化	56
土著	66
美国，美国.....	93
寻找鸭嘴兽而会见澳大利亚人.....	101
阿尔及利亚——一个民族的侧影.....	117
卡比利亚——山巅之村.....	133
水至清.....	149
中国人口增长与生育控制.....	163
中国的陆地与水.....	179
在马来亚野餐.....	186
富对穷.....	198
他们生的孩子.....	209

明天的眼睛

沈大力译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UME
LXXV
PART I
1905

上 篇

瞩望明天，这是今天萦系我心怀的话题。然而，读者诸君可别等我预卜未来。面对我们周围变化多端的世界和可能会支离破碎的明天，不应该只有一种观点。开宗明义，世上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真理；也没有绝对的逻辑，因为任何逻辑都基于纯粹的推定，故而都是不可靠的。咳！当这个世界每周都有四万儿童死于饥饿时，人们能说有绝对的自由吗？当人们看着这些瘦骨嶙峋、弱不禁风的小躯体，突然感到心痛欲裂之际，“自由”这个词就显得空空洞洞。对于要饿死的人，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

近来，对“混沌”论的新探索强化了我的道家之魂。依据此理论，将事物相互联系起来的，并非一种一成不变的逻辑，而纯属于偶然性，均为始料未及。表面上合理的事态发展，实则为意外。因此，若要在自认为明显真理的言辞上拟定宏大方案，那是根本就不值得的。在我们当代，万能的媒体似乎要将吾侪引向全面均一。然而，它们本身就导致了惊人的差异。自动的反应和少见的争议。在不容置疑的虚假一致，亦即逐步均一化的幌子下，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撼。一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就可能改变宇宙。

* * *

我似乎觉得，在我们整个地球上，今天出现两种确实相当矛盾的趋势。一种是，那些未来派的学者们在炮制关于明天的宏图。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因为，这些方案过于理智，过于逻辑，排除了不同现象以及各种过程中固有的偶然性。另一

个趋向，说来非常危险。它表现在一种大幅度回归过去，一种向后倒退的欲望之中。然而，未来毕竟很难由我们来想象。更何况，若是复旧，一来不可能完全依照原样，二来可能会变得更坏。

今天，从东欧国家的悲剧里，我们难道还看不出这两种趋势吗？以未来的名义回归过去，这种过去与未来的双重性，虚与盈，在我看来完全正常，而且甚合道家之轨。根据道家学说，任何现象一出现，本身就已蕴含其反面的萌芽。这样，我们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偶然地又重新收受宿仇、原有偏见和远古禁忌的役使。人们曾以为已经摆脱了过去，而且一劳永逸地摧毁了它，可过去竟又咄咄逼人地卷土重来。种族间的民族主义冲突又起，就像在南斯拉夫那样，似乎曾扼制这些冲突的帝国倒台了。

可见，要瞩目明朝，必须回望过去，了解历史及文化。我看，以为各种文化将在普遍的国际化潮流中湮灭，那是一种空想。诚然，从各个方面，尤其在青年一代中，出现了同样的时尚，类似的着装和颇为一般化的举止，甚至在跳迪斯科时都扭摆身躯，像激烈的摇滚乐那般狂乱吼叫。可事实上，各种文化，都会保持其特征，只不过会有所改变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该泛泛地来谈论明朝，说什么全盘相互依赖，而必须坚持不同民族与不同个体的基本观点，以求经济与社会的平衡。那种突出自我，十足的民族主义势必消亡，但民族特性，所有造成一种文化，并使之具有价值的因素均应保存下来，留在我所称的“大型光明舞”中。正像湿婆舞那样，众人齐跳，但各具其姿，各显其态。由此，一个民族或人民幸存的关键，在于他们对自己过去的依恋，对自身历史运动主旋律的守恒。这一点，恰与回归过去相反，而是时刻在考虑如何通过新的贡献来丰富过去，使之升值。我所说“瞩目明

朝”，恰在于此。

至于说到中国，回归过去往往等同于孔子的“复礼”。我在中国知识界的朋友们，实际上都受儒家思想影响，而我本人有时也被卷进说教浪潮。对这些朋友来说，西方那般珍视的个人主义是一个贬词。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语汇里，个人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剥削能力。我曾在中国说过，不管谁将“个人主义”视为褒义词，谁将之当成贬义词，都应还其“中性”面貌。我曾冒着被“批判”的危险写过文章，说此词既无褒义，亦无贬义，并且断言：一切都取决于怎样使用这个词。单纯论字面，论“主义”，毫无意义。有些意义的，倒是实际使用它们。被滥用的“自由”一词，也是一样。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一部分人的自由，不一定就是另一部分人的自由。譬如，自由企业对一些人有利，但对第三世界不幸的弱国，却并非如此。照我看，要放眼明朝，必须首先开始一项深入的研究，弄清“好”或“坏”、“过去”或“未来”、“自由”、“个人主义”和“民主”等概念全然相对的意义。

重新思考这一套词汇，乃是一项奇妙的工作。我们将依据时间、地点，以及牵扯到的人物，把每个词都放到它们真正的位置，不再承认一些人将自己的信仰强制横加于另一些人的苦难之上。

* * *

这一切，必然导致我们重新思考全世界范围的教育，一个我在中国广泛谈到的话题。教育，并不单纯是上学，或者听教师告诉你路易十四是“太阳王”，秦始皇建造了长城云云。今天，儿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校外教育。人人都能接触到的形象铺天盖地而来，皆被当成真理。在法国，马格里布儿童形成他们自己的氏族，流落街头“受教育”……家庭教育是基础，可到处缺少这个基础，大部分环境下都是这样，因为父母都得工作。因

此，要重新恢复教育职能，必须从父母着手。应该给他们更多时间，使他们有可能做真正的父母，使孩子们也有条件成长为未来真正的家长。重新重视父亲和母亲的作用，这应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人就会还其真正面貌，表明人的成长不能与世隔绝，而是需要他人的感情来维系。每个人都是一 种社会性的生灵。儿童教育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孩子们懂得，只要他们心向他人，只要他们有知识之魂，他们就永远不是孤独的。任何人都不是 一座孤岛，都会在关怀他人，热爱他人中得到真正的慰藉。母亲的作用一向被不公正地贬低了。过去，人们要求母亲像清洗厨房那样来照料子女，一似自然地干一桩家务。如此这般，妇女感不到任何自尊。更不用说，作为一个母亲，她要牺牲那么多“宝贵的”东西。总有一天，人们会懂得，母亲不仅是不可缺少的，更是一位启蒙教师，在她上的一节节可钦佩的课程里传授爱，以及爱情的、神圣的关系。确实，今天母亲因忙于工作，而愈来愈少呆在孩子身边。不过，学校要让孩子明白，母亲不在身旁并不意味着隔绝和孤立，而按照道家的盈虚观，隔绝会得到充盈。为此，要竭力帮助母亲尽其天职，正如现今父亲的作用也显得同样有决定意义一样。

与之相反，今天有人会对我说，家长的观念似乎正在消失。因为，姘居的双亲，孤独的双亲这么多。然而，未来像是在宣告，这一状况将真的完全改观，家庭将变成原始核心，一个见习社会环境的温床。

* * *

更有甚者，过去所谓的“大家庭”，可以说是几世同堂的盟邦，又会重新出现。这种“同堂家庭”里聚居着最广泛的亲属，过去却是中国和印度社会的组成细胞。我本人曾有幸生活在这样一种“大家庭”里，以适应各种环境和各类异常不同的人物。况且，我出生在一个中国与欧洲复合的家庭里，从不曾陷入一

种文化，滞塞于一条道路上，因而心宽到可以认为，全世界都是一个大家庭。在此大家庭中，没有相互猜疑，没有恐惧，也无需防范他人。这个家庭不是一座堡垒，而是真的向他人开放，一个真正的社会摇篮。

无疑，人们在未来将要重建的这个“大家庭”不仅仅基于血缘关系，而需以感情来维系。本世纪60年代，美国的年轻人曾试图聚合成集体来生活。他们之所以失败了，是因为其中排斥了不属于自己一代的其他人……而实际上，孩子们渴望一个大家庭。只要看看一些大都会里浪迹街头的儿童帮，就会感受到这种需要了。为了合理，这种“家庭”环境应该包罗几代人。这是因为，年轻人和非年轻人需要在一起生活，相互理解，相互帮助。在一个狭义的小家庭里，孩子免不了孤独。在大家庭中，情况则不然。且看，倘若母亲不在，总还有祖母在家，还有姊姊、表姊或姨姨等等。如果母亲的概念扩展的话，那么孩子就不一定专门依赖她了。重建“家庭集体”，必然是未来的前景。更不用说，随着新技术的进步，许多劳动将可以在宅里进行，从而避免既徒劳无益，又让人精疲力尽的奔波。依我看，重要的还在于，才能的差异和劳绩不均等一类问题，可在大家庭里得到统一的解决。离开大家庭的范畴，多半会产生具有破坏性的个人自私。家庭可以减轻不平等现象。各自都为家庭效力。譬如，在我的中国家庭里就是如此。若说我有儿能耐，一个亲戚则有另一点儿能耐。我需要他，他需要我，大家互相帮助，自然互助。

我信守对逝者的怀恋，也相信后世。过去与未来构成一体。我们中国人崇拜这个，故而我总要跟表兄弟们再三商议，以便为他们寻到一块墓葬的风水宝地。倘若他们死后不能在山腰一隅胜地安息，不能面对美丽的景致，那他们岂不会悲伤自己的不幸吗？先辈活在我们身上。他们不再引导我们，可我们身上

有他们的基因，去除不掉。在我的中国家庭里，我们会同时说出同样的东西。显然，这是我们共同的基因在说话。先辈既非幻影，亦非累赘。在家谱上，我是第二十二代人。我总爱知道，在16世纪时，我们宗族里的人都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今天要说，或者要做同样的事。只不过，我可以在内心寻思，为什么我的先辈各有抉择，有的驰骋疆场，有的谱写诗章。

在中国，每个村庄都有承上启下，延续千百年的地方志。若有一天，无人再能拨冗撰写这种编年史，那我们将不幸失去集体的记忆，那原是我们精神的体现。喏，菲律宾总统克拉松·阿基诺正是通过这种地方志找到了她的中国根。在会见北京领导人之前，她曾去自己故乡的村庄，造访了她的整个家庭，向死者和生者致意。一个多世纪前，阿氏的先人离开了中国，可那座村庄却保留了自己的记忆。辛氏是菲律宾大主教，他的情况亦概略如此。在此时空中，即使那些已经找不到自己祖辈的人，也完全能够恢复出自己的家谱来。我认识一位姓马的先生，他在加拿大和美国竟有3000同族人。在中国，一个氏族的成员可达到6500人之多。一次，我十四代祖父的第十二侄儿的六弟说要前来看望我！有时，我简直弄不清了，必须查阅“家谱”，才能搞清楚我所遇同族人确切的位置。无须抄袭中国的模式，但窃谓，完全可能，而且无疑十分必要来为明天的社会在各个民族，各色人种中缔结各种程度的基本姻亲关系，避免人可怕的孤独，以及由之而生的恐惧癌症。

是的，在教育的起始阶段，家庭也是起始的文化工具。

* * *

同时，自从教育可以远距离进行以来，我就认为，学校已不再是那么不可缺少的了。有了电视，学校可以搬到家里。教师可以通过电子计算机直接给学生授课，而学生则也能在形象

转播中与教师直接对话。像在劳动领域里一样，这样可以避免长途跋涉。明天，一切都可以在家庭范围里进行。从这个意义上，我主张回到人们接受的，人们选择的“大家庭”。这恰是我谈及的一大主题。因为，对许多不能加入一个整体，不能依靠一个基因相近、相互了解的社会大家庭而感到绝望的人来说，这个主题能给予一种满足。可是，无论如何，冲突总是难免的。

广泛的大家庭难道不就是首要的公德学堂吗？这不仅是个血缘家庭，而且是所有人的选择。至于我本人，倒是不大相信血缘的规律和“蓝色血缘”。不时缔结点儿非缘婚姻，可以更新基因。过去，我们家就是这样行事的。在十六代上，这个家庭发现，总在表兄妹之间联姻，难免生出痴呆儿！我家的人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们怎么办呢？每一代，他们都要收养四个穷家子女，择优选取，以更新血统。这样收养是必要的。生身父母可以来看他所过继的孩子，而后者有了双重父母，并不难堪。正是通过这一方法，一个穷孩子成了我们家的财富。他很有创造力，发明了一个不灭的火芯子，那是用又薄又细的卷纸做的，可以连续燃烧3小时，4小时，乃至5小时。家里无需再另行起火。这样，用这个细小纸卷，节约了不少木头和煤炭。我们家采取了这种新奇的待物方式，还从销售这种“火芯”发了一笔财。

怎样才能发现这类天才呢？就在乡村里找那些能干活、头脑灵活的穷孩子，让他们上学，能学的很快。往往，生身父母不同意他们更名换姓，可毕竟还是想孩子能够因此有个可靠的前途。此事给人的启示是，强中更有强中手，无论是体力，还是智力方面。不能滥用此法，总要使之为他人服务，不求任何回报。要克己奉献。只奉献而不克己，毫无意义。我坐二等车旅游，那是为了出钱送一位年轻人去哈佛大学就读。日积月累，一切从头开始，从小事做起，做某种自我牺牲。

我创立了一个科学交流基金会，正是出于这种意向。我似乎觉得，所有得到我帮助的人都进入了一个大家庭。日前，有位姓李的先生给我打电话，谦逊地说：

“我在英国过富裕生活，刚刚创立了一个奖学基金会，想听听您在这方面有何建议。”

李氏此举为何？他感到需要为他人做点儿事，在自己年迈时重建另一个家庭。我亦如此，自己多少帮助过二十来个人。当他们给我打电话，告诉他们子孙的消息时，我总是满心欢喜，因而也就不感到孤独。照此，人们可以采用非血缘关系的方式，来建立一个广泛的大家庭，其宗旨是互助和联络。我认识不少年轻女子，她们电话问我：“我能来看您一两天吗？实在忍受不下去了……”

“好，您来吧！”我回答道。

瞧！这些女子来了。她们吃、睡在我家。或许，到一定时候，她们会向我讲述自己的遭遇，但我无意给她们什么建议，唯愿她们能有饭吃，能睡在一张小床上，能够不付出什么，就得到静憩。这对她们有益，难道不是另外一种家庭环境吗？……再说，处于社会阶梯的高层次，就需要有更大的责任感，更要“收养”人才是。这与只施不舍的虚伪慈善截然不同。只有感情最可贵。那些来访求我的妇女，并不占我的时间，抽两支烟的功夫，我们聊聊天。这有助于她们，但绝非一种布施，而是帮助一个人找到自己的道路，因而也就建立一个家庭。一个人生病，或者要死去的时候，当他得知有人爱他，那岂不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由此可见，在当今提供的，从贪欲和享受求幸福的种种秘方中，人们忘记了最本质的因素，即人需要得到爱，不愿被遗忘。这种对感情的需要甚至可能很短暂。有一天，我坐在公共汽车里，一位妇女过来跟我攀谈。我们彼此素不相识。她跟两

只猫过着孤凄的生活，很想、很需要找个人说说心里话。你关照她五分钟，给她点友情，只聊上几句，就可能使她整个一天都处在幸福里。此种态度难道不是对他人的尊重，而首先就是对自我的尊重。显然，没有自尊的人实际是不可能尊重他人的。如果那样，所有的，只能是敌意。

* * *

超越家族血缘的观念，友情，选择接纳和众多的结合，世上随处可见，成为未来的纽带和明朝的慧眼。在美国，人们感到孤独是遭抛弃，难以忍受，故而集体精神很有影响。依我看，这属于一种确认社会的欲望。而在中国，没有什么人不属于一个，两个，或三个组合体。中国人在其一生中都保持着跟小学同学和大学学友的联系。像在省里和村里，这类联系主要的义务是救助他人。未来的世界，家庭的世界，将是一种组合的环境，可以通过互助和超越自我的兴趣改变人，恢复其尊严。我以为，任何政治制度，都无法改变人。在这方面，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什么主义，都已无能为力了。一切都在变化。人们需要新的聚合方式，在确实的基础上重建人类世界。

* * *

这么一说，现在该对人本身，及其适应宇宙环境的能力做一番思考。宇宙变化多端，难以想象。不测风云，旦夕祸福，均比“可约的”预见来得不可逆料。我看，于今维系一种意识形态，就是人要为人造福，对他人须有责任感，此乃未来的始终。然而，我绝不认为，这是一种自然本能。这种意识不会自动产生，必须通过教育才行。可是，在今天的西方世界，教育专注于生产的效率和成绩。这一趋势无异于一种阉割术，旨在分割有效与无效，创造将跻身“公司”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一辈子都沦在产量和生产率的概念之中。前不久，我给一位十四五

岁的少年看地图；他们叫喊起来，说：“我们不研究地图。”

他们已经在专业化。难道不学地理就可以了解历史，或者，不了解文化，就懂得地理吗？迫于时间，人们似乎很年轻就取消了普通知识的传授……有一天，两个人来采访我，涉及很确切的事，然后提出意见，说：“您跟我们谈论政治地理，可我们认为您是从事文学的……”

我回答道：“一个从事文学的人，为什么就不能谈论政治地理呢？精神无疆界。你是个记者，难道就不去听音乐会吗？”

由是观之，我们今后要小心过分专业化，而使年轻人能够学到尽量多的普通知识。

在过度专业化的危险上，又添加了毁灭性的巨人症。明天的社会只能从人类友情，一种真正的人文主义基础上重建。当然，人文主义意味着团结一致。这一点，我们在上面谈家庭集体时已经提到过，在涉及职业时亦有所论述。现今，大都会使团结感消失了。不是有人在谈“孤独的人群”吗？所幸，未来正在与这种魔鬼般的堆积背道而驰。极端城市化，难道这是进步的征兆吗？窃谓，我们正处于一场新科技革命的开端。愈来愈多的人将可以在自己住所干活，致使大办公室、大工厂、聚集点和固定岗位成为过时。随着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大城市将不再必要。我认为，大城市将要解体。组织已经垂死。几乎所有的大都会都在破败、犯罪和污染中沉沦。不久的将来，结构完美的小聚居点里，将有花园、公园，以及堆积在大都市里的一切设施。

肯定地说，富国与穷国，或曰“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这方面还存在着可怕的差距。因为，第三世界仍处在19世纪工业革命阶段。今天的科技革命正给它带来损害。对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来说，重要的问题，是自己不应进入一个颠倒的世界。他们要尽一切办法遏止对乡村的弃置和人口不断拥向城市的潮流。

在西方，这种迁移事实上已经造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人们知道，曾有人批评中国的人民政府不容许中国公民随意旅游。当时美国总统卡特责备邓小平压制这种自由。邓小平立刻回答说：“你们要多少中国人？一千万，两千万？我明天就给你们送来！”中国有十一亿三千万人口，60%的居民不到三十五岁。对这一现实，美国总统表现出了“极度的”无知。像日本等一些国家的边界依旧十分封闭，而穷国的大潮冲击着发达世界，在富国与穷国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日益加大的今天，我们得考虑建设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现在，人们确实不断在谈论国际秩序。可是，谈论的难道不恰是世界混乱吗？现时究竟是什么秩序？谁在维系这一秩序？既非帝国，亦非民族性的国家！因为，全球经济部分操纵在一些大跨国公司手里。这些跨国公司不是致力于分配财富，而相反日益将之转移到富国，使那里积累着80%的世界资本。可是，穷国占人类的4/5。在穷国中，不时亦有经济增长，但受益的仅为一小撮人。因此，我看总有一天会爆发真正的世界革命。我不能预见其表现形式及结局，但赞同里奥耐尔·斯托雷鲁的观点；他肯定地说，疯狂追逐利润，对世界的未来绝非什么好兆。因此，国际秩序成了一味追逐利润，导致欺诈和劫夺，以及使长期不发达的国家负债累累，赤字高到他们甚至无力偿还债务的利息。

已经屡屡召开会议，譬如1990年在加拿大，以给经济的相互依存一个真正的定义，即逐步实现各个国家的平等。中心的议题是裁军，可向穷国出售的武器却愈来愈多。地平线上出现了世界整体的赤贫化。金钱现已非个人化，让人看不见，从一台电子计算机转到另一台电子计算机，以免纳税。黄金和现款，总之，钱本身已经不具刺激性了。一切都通过一台超现代化的机器来运作，没有特征，活动得不可捉摸。有朝一日，倘若所有的电脑都生故障，还不知会变成个什么局面。